中外樂隊將演四十多場節目

爵士音樂節300樂手獻藝

【本報訊】**記者李夢報道：**五支樂隊，五小時「爵士馬拉松」。昨日下午的文化中心露天廣場，坐滿了來聽結他、薩克斯以及各種奇怪樂器的觀衆。第四屆香港國際爵士音樂節，在結他手林知秋深沉幽緩的旋律中開幕。隨後的一周，來自巴西、立陶宛、美國和印度等二十多個國家的超過三百名爵士樂玩家，連同本地樂隊，將以四十餘場演出，與觀衆分享不同味道的「爵士之樂」。

昨日的開幕音樂會上，法國、古巴、馬來西亞、英國及本地的五支爵士樂隊，帶來長達五小時的「爵士樂串燒」，其中有「爵士迷一聽便知」的經典作品，也有樂手的新創曲目。

五支樂隊開幕演出

率先出場的是本港樂隊Wilson Lam Trio。這支成立不足三個月的年輕樂隊，由兩名結他手和一名鼓手構成。留美歸來的林知秋彈結他，樊麗華負責敲擊樂部，陳錦明則專司低音結他。三人演奏的六首曲目中，曲調憂鬱的前三首由林知秋作曲，後三首稍稍張揚的是爵士經典舊曲。三人演奏很投入，甚少與觀衆互動，直到六首曲目演畢，林知秋才朝台下說了幾個「謝謝」。

林知秋小時隨媽媽學鋼琴，長大後去美國讀音樂，曾與作曲人譚盾合作，也曾參與香港小交響樂團和紐約大學交響樂團的音樂會。十八歲開始嘗試作曲的林知秋說，他偏愛憂鬱傷感的旋律，這與他的性格有關。的確，台上的林知秋很少笑，一首曲行將結束時，才「吝嗇地」露出個淺淺的笑。他的師妹兼拍檔樊麗華說，林知秋雖不愛笑，卻常講些笑話，逗大家開心，「不像我，講的都是冷笑話」。

樊麗華很喜歡三人合作的感覺，說自己的性格開朗，陳錦明則略有些羞澀。三人一起玩音樂，性格上有互補，往往擦出亮色和火花。

如果說Wilson Lam Trio演奏時全神投入，專注將結他彈出淺吟低唱的味道，那之後上場的Trio d'en Bas則尤其看重與台下觀衆互動。這支法國樂隊的三名成員均不屬於「術業有專攻」的類型，Rouanet吹薩克斯，也吹單簧管；鼓手Scheidt會吹長號；Bourille則一會兒光腳彈鋼琴，一會兒轉身在旁邊的電子琴上噼噼啪啪地按幾個音。Trio d'en Bas今次選擇的曲目風格迥異，低緩和熱烈的轉接幾乎看不出徵兆。剛剛還是鋼琴和單簧管協奏牧歌般悠揚的旋律，轉眼Rouanet就拎起奇形怪狀的喇叭來，模擬風聲和囈語，贏得一片掌聲和叫好。

西九將辦兩日音樂會

隨後上場的三支樂隊——古巴的Estudiantina Ensemble、馬來西亞的Aseana Percussion Unit和跨國組合Gao Hong Zhang & ACID Live，也各有風格，有的用中國鼓、馬來西亞羊皮鼓和巴西印第安笛搭配出亢奮激烈的曲調，有的用新派爵士樂和藍調糅雜出充斥細碎爆裂聲響的電子樂。

香港國際爵士音樂節市場經理盧遂如說，相較以往，今次音樂節的最大特色是規模明顯大了，參與樂手明顯多了，因爲有盛世基金的贊助和西九文化區管理局的場地支持。十月一日、二日，音樂節將在西九文化區一連兩日舉辦音樂會，這將是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支持的首個演出節目。到時候，西九的方形舞台上，觀衆可見到Chico and The Gypsies糅合佛蘭明高元素的吉卜賽搖擺舞，法／日／印跨國組合Nguyên Lê's Saiyuki的東西方音樂語言對撞，以及美國老派爵士歌手Freddy Cole的渾厚聲線。圓形舞台和流動舞台上，也有低音大提琴家Peter Scherr的實驗音樂作品及本地結他手孫立功和一班朋友的即興演出。

九月二十九日至十月一日，每晚八點至十點半，樂迷可在香港大會堂劇院及音樂廳，欣賞六場不同味道的爵士音樂會。另外，八場演奏工作坊和「與爵士樂對話」系列的四場講座亦將於音樂節期間舉行。公衆欲參與講座及工作坊，可於www.hkijf.com網上登記。

◀康文署文化事務部（觀衆拓展、藝術節及娛樂節目）總經理楊詠琴（左起）、旅遊事務署旅遊事務助理專員馮浩賢、香港爵士樂會主席Peter Lee及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表演藝術行政總監茹國烈出席開幕音樂會 本報攝

▲文化中心露天廣場擠滿來聽爵士樂的觀衆 本報攝

▼法國組合Trio d'en Bas演奏中不忘與觀衆互動 本報攝

▲本港樂隊Wilson Lam Trio的三位樂手全情投入，將爵士樂「玩」出淺吟低唱味道 本報攝

季崇武回鄉展根石作品

▲季崇武（前左）出席展覽開幕儀式

【本報訊】**記者陳旻響水報道：**原江西省軍區副司令、中國根藝美術協會副主席、中國觀賞石協會高級顧問季崇武將軍根石藝術作品展，日前在其家鄉江蘇響水縣開幕，展出季崇武在二十餘年間收藏的一百六十件根石藝術作品，展期至九月三十日。

展品分爲「國畫文字石作品篇」、「人與自然建立和諧關係篇」、「軍事題材作品篇」、「祝你平安篇」、「賞寶篇」和「名人、名石、名雕篇」等進行展示。每件展品風格迥異，既有人物、飛禽，也有風景奇觀、神話傳說，這些根石藝術展品均爲大自然鬼斧神工造就，其自然的造型、圖紋、色彩，形成一幅幅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的圖案，令人駐足流連。值得一提的是，爲反映家鄉自然景觀的發展和變化，季崇武還特地創作了「灌河新八景」石藝作品，觀後令人印象深刻。

季崇武表示：「文化養人，藝術養心」，收藏令其「悅身養心」。

季崇武對根雕藝術具有較高造詣。他經常深入大山尋找根雕素材，設計和修飾加工。在他的根藝作品中，一件紅豆杉根藝作品「中華龍」，長二點六米，體大逼眞，形神兼具，靈動如出海蛟龍。

季崇武對觀賞石文化情有獨鍾，他曾不辭勞苦，深入到潦河、三清山、武功山、章江等地遍尋奇石，以石會友，並向當地石農請教。多年間，他收藏了江西和其他地方出產的觀賞石數千方。其中有安徽靈壁石、南京雨花石、廣西大化石、彩陶石、三江彩、都安石，貴州烏江石、福建九龍璧、內蒙、新疆戈壁石、瑪瑙石、台灣宜蘭石、緬甸木化玉、巴西紫晶洞等。二〇〇五年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舉辦的「紀念中國根藝二十周年暨中國根石美術精品展覽會」上，季崇武的根雕和觀賞石精品獲得了金、銀、銅獎。

庇理羅士

陳天權

與你同遊

庇理羅士是十九世紀末香港一位叱咤風雲的猶太商人和慈善家，但到今天已差不多被人忘記了。即使就讀庇理羅士女子中學的學生，也未必熟悉這位贊助者的背景。

庇理羅士祖籍巴格達，在印度加爾各答出生，父親從商。他於一八六二年來港，時年二十五歲，四年後出任香港上海滙豐銀行董事，其後更擔任主席（一八七六年至一八八二年）。他長居香港，一九〇五年在倫敦逝世，其兒子及妻子則葬於香港的猶太人墳場，兩人的墳墓均加建漂亮華蓋，甚爲矚目。

過去香港曾有屬於庇理羅士的地標建築物，譬如在炮台里的莊士敦樓，曾經由庇理羅士購入，給滙豐銀行高級職員居住，名爲「比更是菲樓」。一八八〇年代，他在滙豐銀行對面的皇后大道中興建香港第一座多層購物商場，名爲「柏拱行」，兩者的名字均紀念英國首相狄士累利（又名「比更是菲伯爵」）。

這兩幢建築物其後都改變用途，柏拱行賣了給港府，給不同部門使用。一九六〇年代初重建爲六層高大樓，但中文卻翻譯爲「拱北行」，至一九九五年拆卸，現爲長江公園一部分。比更是菲樓則售予法國巴黎外方傳道會，改建爲「法國傳道會大樓」，到一九五三年亦爲港府收購供行政和司法機構之用，回歸後成爲終審法院。現今除了庇理羅士女子中學外，再找不到與庇理羅士有關的建築物了。

猶太人墳場內的庇理羅士妻兒墳墓

沒有上鎖的公園

洪 嘉

微言博語

香港的休憩公園都有開放時間。那晚我與P穿過幾個地方，希望能找到一個休憩公園以坐下，卻怎麼也找不到。

一到深夜，公園都被鐵門鎖在裡面。休憩只是一個有限定時刻的名詞。

位於元朗又新街的休憩公園，大抵是全港唯一一個沒有鐵門把守的公園。深夜一、兩點下班經過，偶爾看到有年輕人在公園裡談心。

我記起上個月鬧得紛紛擾擾的露宿者話題，這裡偶爾也會看到蜷縮着身體在睡覺的大叔，但怎麼看都不太像是慣常的露宿者，倒像在悶熱的夏日夜晚，到公園、大樹下乘涼的街坊。

小時候住在鄉下，一到夏天，便不在屋裡睡覺。有時候爬上天台，看着星星入睡，有時拿了一張蓆，鋪在屋外的樹下。大人們常常到了半夜便叫醒我，把我拖回屋裡，怕凌晨的露水會令我着涼。

那躺在休憩公園的大叔，是否到了快凌晨的時候，也會有人叫醒他，以免被露水打濕了身體而生病？

我很喜歡這個在深夜沒有被鎖上的公園。

凌晨的又新街仍然熱鬧非常，賣甜品的，賣雞粥的，賣豆腐花的，賣串燒的，都坐滿了客人。有談天的年輕人買了不同小吃，拿着啤酒坐在公園裡聊着。

不上鎖的公園，當局不必擔心會影響市容，倒可以衍生出有機的社區生活。上了鎖的公園，如同失去了生命力。休憩，只是一個叫人訕笑的詞語。

蚯蚓領導學

軒轅伯

東寫西讀

《世界是平的》一書的作者湯馬士·佛利曼得出最新結論：世界已亂作一團，由中東到英國都在燃燒，歐洲陷入失業泥沼、美國黨爭不斷。不過他認爲上述所有問題，其實只源於一個原因：不同國家的年輕人都希望可以「把握住」自己的未來。跟上一代不一樣，互聯網令今天的年輕人更拚命爭取各種權益，甚至有時演變成「多數服從少數」的亂局：世界各地不同的議會，日趨由少數派最激進的「政治散兵」主導議題，並透過社交網絡一呼百應，令各國領導人加倍緊張。

互聯網也導致經濟上日趨「多數服從少數」，中層文職工作不斷消失，逐漸由電腦取代，於是要晉升爲中產更趨困難——相對而言，中產減少同時令財富愈加集中在一小撮人手上。佛利曼指出，西方政府一衆領袖本以爲引進了全球化的經濟政策是一種進步，但實際上他們卻沒有把工作及財富令到全世界勢力轉變的一個里程碑，是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歷史學家高斯比曾提出所謂「哥倫布大交易」理論：一四九二年前，北美洲本來從來未有蚯蚓。他相信哥倫布把蚯蚓帶到北美，致使北美洲的農業得到發展，令人民豐衣足食。很多生果也是約在五百年前，正式引入西方：如佛羅里達州便是在一五〇〇年左右，才首次接觸到橙，今天美國則是盛產橙的大國。善用番茄烹調的意大利人，也是於「大交易」時期，才首次從南美洲人手上，把番茄帶到歐洲。

當日哥倫布年代的全球化運動，把工作帶予低下階層，令他們由農民逐漸變成中產。可是今日的全球化卻將工作帶走，以自動化取代工人。要令下一代可以「把握住」未來，政治領袖需變身蚯蚓，翻開泥土，締造生機——重點，在於他們是否願意深入基層，做不華麗但實在的工作。我想起許地山的《落花生》那一句：「那麼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偉大」。

帶給人民，反而是拿走了他們的工作機會。

上述現象跟五百年前，人類第一次實現貿易全球化的效果剛剛相反。當時歷史學家高斯比曾提出所謂「哥倫布大交易」理論：一四九二年前，北美洲本來從來未有蚯蚓。他相信哥倫布把蚯蚓帶到北美，致使北美洲的農業得到發展，令人民豐衣足食。很多生果也是約在五百年前，正式引入西方：如佛羅里達州便是在一五〇〇年左右，才首次接觸到橙，今天美國則是盛產橙的大國。善用番茄烹調的意大利人，也是於「大交易」時期，才首次從南美洲人手上，把番茄帶到歐洲。

當日哥倫布年代的全球化運動，把工作帶予低下階層，令他們由農民逐漸變成中產。可是今日的全球化卻將工作帶走，以自動化取代工人。要令下一代可以「把握住」未來，政治領袖需變身蚯蚓，翻開泥土，締造生機——重點，在於他們是否願意深入基層，做不華麗但實在的工作。我想起許地山的《落花生》那一句：「那麼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偉大」。

工藝精美的古銅鏡

李英豪

問性聞情

現今照的鏡子，主要材料爲玻璃，皆注重實用性及裝飾性。古人仍未有玻璃時，多以銅鑄鏡，靠正面磨光、反射。銅鏡背有紐與紋飾，講求藝術美。唐太宗更倡「以古爲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

青銅鏡遠在春秋戰國時已盛行；曾有人因此誤以爲銅鏡始於那個時期。後來，殷商婦好墓出土兩面銅鏡，考古學實物證明商代原來已有銅鏡。其實，考古學家發掘最早的銅鏡，乃屬新石器時代齊家文化（距今約四千年）；共出土兩面，一爲素鏡（無紋飾），一爲七角星紋鏡（銅與錫合金），皆爲圓形。戰國時期的銅鏡輕薄、精巧、紐小，紋飾多爲幾何圓形。至秦、漢，漸轉厚重，紋飾亦漸多人像和鳥獸。例如**附圖**就是十分珍罕的秦代銅鏡，距今約二千四百年，現珍藏於中國歷史博物館內。鏡背平雕兩名武士持劍，上下爲豹紋；中爲三弦紐，地作乳丁勾連雷紋，工藝精細。兩漢皆沿此發展而創變。像東漢中期新創浮雕畫像銅鏡。唐鏡變化更多，甚至有菱花形、方形與有柄者。上述眞古珍品在坊間已難遇到，況且收藏古銅鏡素來被視作「冷門對象」，後仿僞品亦多。

吸氧保健 效果成疑

思 健

醫學與養生

曾風靡歐美日的氧氣吧，連帶一些原醫療用的氧氣艙，其保健效果現已備受質疑。專家提醒人們，沒有證據顯示吸收純氧氣有利健康，攝入量過多會產生副作用。人在靜止時，人體根本無需高濃度的氧氣。有研究表明，人體只有在劇烈運動時，才需要較多的氧氣。

以上的觀點只是一些專家們保守的說法，還有更激烈抨擊吸氧保健做法的學者認爲，吸入純氧不僅不能消除疲勞，反而會有加速老化之虞。其原因是：只要吸入體內百分之二的純氧就有可能活性化成活性氧，活性氧會破壞體內物質，也會使得細胞、蛋白質、脂質等人體所需要的物質變性，從而引致多種疾病。還有一點需值得注意的是，吸入過多過濃的氧氣，對某些疾病如慢性阻塞性肺病等患者，有可能造成威脅生命的危險。

高壓氧療法原是一種醫療方法，它是將患者置於高壓氧艙內，在高於一個大氣壓的環境下呼吸純氧，達到治療缺氧、缺血性疾病及迅速驅除體內有毒的一氧化碳之目的。但後來氧氣艙的作用被擴大到保健理療範圍，某些失眠、記憶力衰退或自感腦疲勞的人可以到有氧氣艙的醫院理療。學生應考期間，家長更是一窩蜂地將孩子帶入醫院高壓氧艙吸氧「補腦」，期望考出好成績，這種花錢買氧氣的做法實在無效和沒有必要。

離魂記

吳 昊

人間百貨

《兒凶》是爲西方電影，但含有東方鬼魂觀念，有趣。

靈魂離開身體，到處飄盪，被惡鬼威脅，無法回到肉身，中國傳統鬼魂之說有着很多《兒凶》式離魂故事，一點不爲奇。人死，就是魂魄離開身體不再回來，成了「鬼魂」，徘徊於陰陽界。西方的聖經和基督文化，沒有這「自由自在」的離魂觀念，只認爲人死之後，靈魂收歸耶穌，經審判後發放天堂或地獄，並無機會變成浮魂野鬼。

《兒凶》的導演詹姆斯·溫（James Wan），是賣座恐怖片《恐懼鬥室》（共拍六集）的原創人，他是澳洲籍馬來亞裔，帶華人血統（甚至姓「溫」），這亦解釋了片子之所以有濃厚的東方鬼魂觀念。

離魂，西方人不會信，過去荷里活的恐怖片不拍，現在卻拍了，是否意味着信念上有所轉變？非也。荷里活是變色龍，只要有新鮮題材，增添創意，就會獲利更豐，見錢即色變是也。

寫離魂，《兒凶》寫得不錯，故事簡單，但轉折扭得好，出人意表，初時以爲只有兒子離魂，卻原來父親也離魂。場面和鏡頭組織亦佳，不時抓住機會嚇觀衆一跳。

我對離魂故事感興趣，是因爲有朋友「親歷」，他說每晚睡覺總會靈魂出竅，飄到老遠而陌生的地方，見盡鬼怪事，甚至與惡鬼糾纏，回到軀體醒來時，身心疲乏之極，好像沒有睡過一樣。我無意渲染迷信，但對他同情，因爲他說每晚上床都感到恐懼，總怕魂飛魄散，不再重返軀殼，萬劫不復。試想一下，如果連睡眠都變成生命的負擔，多可悲呀。